



作为普通人，我们一般很难获得惊天动地的大成功。但是，能有一些小成功也不错，比如做了一顿好饭，买了一本好书，餐桌上说一句妙语把大家逗笑了，等等。积数一小成功为一

一起看，边看边议论。王师傅百般劝阻，威胁利诱，怎么地都不行，还看。后来她终于急了，嗷地叫了一声，一把拔了电门，趁热乎把电视机用大棉被裹起来，再用行李绳上一道右一道，结实实捆上，又狠狠劲，系了几个死疙瘩。爷俩大眼瞪小眼，这才拉倒。

男人看女人

若无特殊情况，男人降生后的第一眼，看的便是女人。有了这生命的第一眼，男人一生一世便再也看不够女人了。

奶奶的豁牙，母亲的慈眉，隔壁姐姐鼻头的雀斑，王老师的高跟鞋，小敏起伏不定的曲线，小芳红嘴唇的皱纹……街头地头，墙里墙外，数不清的少女群众、妇女群众、淑女群众，更加数不清的奇装异服、美甲美发、丰姿丰韵、风采风华、妩媚一笑、温馨一笑、羞涩一笑、高傲一笑、狡黠一笑、傻傻一笑……这一切都会收入男人眼底，进入心中。

朋友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吗？笑话！人类和人类都不是朋友，和动物套什么近乎？但是，从人类的某种本性出发，说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也言之成理。动物啊动物，我保护你是因为我需要你，我吃掉你也是因为需要你，再说也符合生物链、食物链或其他什么我们暂时来不及瞎编的链的规律。过去我们那里的领导在治完一个小子之后，总爱叹息说，这是组织

光阴的河水，从树叶上，从泥土里，从锄头，从酒碗边，从炊烟，从蚍蚍声里淌下来，如一道道溪流。到了秋天，汇成一条大江。

秋天的大江载不动连天船帆，瓜果梨桃，五谷丰登，在这条江上漂流，等待月明。

月亮是带笑容的信号弹，说丰收开始了，酒席开始了，镰刀的呼喊开始了。信号弹升在每家院子的上空，亮如白昼，花雕的坛子蹒跚行走，池塘的波纹用弧线描画月亮的脸。月亮如川剧艺人于清夜变脸：白如银盘，黄如金坛，酒醉的吴刚跃跃欲试往人间降落。

上中下、早中晚，中为何物？秋何以中？《大学》有言：执其两端而用中，不偏不倚之谓也。中乃花开正好，尚未萧疏。中为子时午时，阴阳相持进而泰然。中乃过半未半，是秋之美人最美，秋之盛装最盛。秋而逢中，庄稼的队伍浩浩荡荡，走遍中国大地，接受检阅。果树的队伍扛着红灯，草原的队伍带着绿风，海的队伍互相牵着浪花的手，加入游行。

中秋登场了，还有什么没登场？五谷大地来了，高山流水来了，来得稍晚的是星星的合唱。星星有点羞怯，起初声小，缓缓包拢天地，音色透明，织体饱满，山川唱和，弥漫秋声。

去年参加过中国上海国际演出交易会的代表们都清晰地记得，偌大个展厅中，最醒目和最风光的展位就要数内蒙古民族歌舞剧院了。身穿华丽民族服饰的蒙古族演员在展位中载歌载舞，浓郁民族风情的马头琴、顶碗舞等节目引得众多中外代表驻足观看、流连忘返。

中午时分，中外代表们都准备去二楼饭厅用餐。几位刚挤进电梯的欧洲代表还在意犹未尽地谈论，话语中，连连重复着“unique”这个单词（音译：尤尼克）。英语 Unique 是“独特”的意思，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惊喜呢？我心中不免好奇。那几位代表都是连续来上海参加过几届演出交易会的老朋友了，于是我忍不



上对他的最大挽救（或最大爱护）。再早一些时候，皇帝叫谁死，都好像给多大面子似的，叫赐死。总之，人类比较会说。

用一个字形容北京

形容北京，有一个简便方式，用它本身那个“京”字就好使。北京是世界少有的方正之城，其形状恰如“京”字中间的那个“口”。北京街道和人民性格大多平直率真，好比“口”字上面那一道横杆。横杆上面那个“点”是什么？是首善之区，是敢为天下先、不怕出头椽子先烂的光荣象征啊。而“口”下面那个“小”字尤为感人，它在说，北京的辉煌与伟大，是因为，有你我这些小人物在做基础，无数平民百姓直腰，举手，撑起了中华民族的北京。



在我长大的过程中，那些属于西方的、神秘的、浪漫的名词中香橙当然是其中之一。印象都是从翻译小说和好莱坞电影里得来的。像好龙的叶公一样，当我第一次喝到“香橙”时却大为吃惊，又非常失望。幸好，原来喝的不是真正的香橙！那时刚到美国不久，实验室里有位学长通过博士论文，我们的教授就开了一瓶“冷鸭”（Cold Duck）气泡酒庆祝。在咽下第一口时我就悄悄告诉自己，当我毕业时一定要开真的香橙。将来我的学生毕业时也一定要开真的香橙。这些许诺我都做到了。

其实也没有完全做到。我开的“香橙”是法国一家香橙厂家在美国加州生产的，一种是比较干的（Brut），另一种是比较甜的（Extradry）。虽不是法国香橙，在我口中，这些微黄或带着的气泡酒和那鲜红甜酷的冷鸭相比，就如甘露一般。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但高脚杯里一串串上升，变大，还跳到鼻子上的香橙气泡却告诉你光阴没有白费！如果你知道人们为了香橙历经的千辛万苦，你就知道为了享受而花去的光阴不一定是白费费的人生苦短，及时行乐！

有口福的人和别人就是不一样，好吃的好喝的都会鬼使神差地找到你。

几年前被邀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因为资料不多，急着准备，没有时间研究开会地点，只知是在法国一个我没去过的城里。在巴黎火车站买票时卖票的人听不懂我要去哪里，我指着开会通知上的地名，他就大吼一声“昂斯”（Reims）！

出国前工作过量，一上火车我就睡着了。睁眼看时，窗外丘陵起伏，种满了一行行整齐的葡萄。我心中一动，赶忙把会议主持者寄来的资料打开仔细看。

并签订了到北欧巡演的“演出意向书”。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几个在交易会中为了帮中外演出项目牵线搭桥而忙碌了无数昼夜的工作人员都激动不已，围住宝院长，学外国嘉宾竖起大拇指，连连赞

连连赞叹“尤尼克”

韦芝独特的民族文化而倍感骄傲。伴随着“尤尼克”一词的传播，西藏、云南、贵州等展位前都出现了不同形式、各具特色的推介高潮。中外代表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交易成果也随之越来越丰富。按照惯例举行的演出交易成果发布会上，出现了极不寻常的状况：

大凡从一个人的网名中还是看得出一点性格的，比如一牟，这是他 QQ 上的自称，YIMOU 是他在弄堂网站的 ID，而一毛呢就是大家瞎叫叫的小名了，他也应得很欢。于是一牟在我的眼中就是那样一个蛮老派，有学问、性格随和的草根男人。

据说一牟上网多年，直至很晚才发现“弄堂”网站，一头撞进来发现里面有几个和他一样傻的男人，成天钻研老上海的史料，不吃不喝不去外头挣钱，只晓得背着照相机走街串弄拍摄即将拆迁的破房子、老建筑，拍上海土生土长的居民、外来劳务民工，摆摊头的、乘风凉了的、打瞌睡的，乱哄哄逼逼真叫做原生态。

第一次见一牟是在书展上，我和老皮皮联袂发售新书《上海闺秀》，一牟和弄堂网站很多摄影爱好者一起扛着大炮来拍照，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记者来追明星。一牟胡子拉碴穿一件老头衫，软皮塌塌的运动裤，笑嘻嘻好像和我很熟的样子，喂喂喂是不是中学体育老师啊？我心里想，这个摄影爱好者记性倒蛮好的，我在论坛上发的帖子讲的话他怎么都背得出来？

生活中，我知道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可是上网玩，人少的地方就

原来昂斯是香槟酒(lechampagne)之乡的香橙区(laChampagne)的心脏！难怪卖票的人要对我大吼，连昂斯都不知道，真是对法国的侮辱。从此有人将此地名发音错误时我一定小吼一声“昂斯”！

真是对法国的侮辱！除了香槟，昂斯圣母院(Nore-Damede Reims)大教堂是历来法国国王加冕的地方。鼎鼎大名的圣女贞德就曾护驾查理七世在此加冕。不幸自古以来，昂斯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先是罗马与高卢人相争得胜，罗马的统治松懈后到十一世纪的五百多年里昂斯被毁七次，第一次就是匈(奴)王阿提拉（Attilathe Hun）西征西罗马帝国。较近期的是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当地人直称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大战”。在“大战”中昂斯被德军连续不停地炮轰一千零五十一天，一半的人口丧命。这座中古城市完全被摧毁，四万栋建筑只剩下四栋没被夷平，昂斯圣母院也只剩正面一堵墙！如今的圣母院虽是依照旧样新建的，昂斯则变成一个面目平凡的新城。

地上是新城，地下却是两千年的老窖。罗马人一面在这里种葡萄，一面挖掘地下的石灰岩寻找石材。这些地窖就是如今共有几百里长的香槟酒窖的前身。在“大战”里成为地下城市，保住了一半的昂斯人口和驻扎的法军。

昂斯虽然面目全非，却如火中凤凰，死而复生。而香槟酒的诞生则活脱一个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香槟的气泡本是酿酒时控制不良的产物。几百年来经过王公贵族的赏识、酿酒技术的改良、酒厂的推销花招，香槟的气泡银色灿烂，引人遐思，穿梭于欢乐与浪漫之中。

这次会议学术的收获平平，但对自己是个有口福的人则是完全确定了。不但喝足了各种香槟，还享用了名厨的细饕佳肴。（上）

短短几天时间，口头达成意向的项目竟多达二百多项，超过了交易会举办以来的已有记录。

今年第九届中国上海国际演出交易会又将在上海展览中心东一馆拉开帷幕。在中外演艺界代表齐聚一堂之际，我特别关注了来自内蒙古的报名表。内蒙古不仅要求设置一个大面积展区，还带了一个大规模的表演团来参加本届国际演出交易会的推介。更令人矚目的是，他们不仅加强了演出交易会上的推介力度，还要与国外机构签订 2008 年欧洲巡演协议书。使我再度回想起去年此时风行的“尤尼克”一词。

音乐节风采录

一牟一毛 YIMOU

孔明珠

不能去了，你的 ID 孤零零地挂在上端，多寂寞。实话说弄堂网站人气不够，我难得去逛，却每次看见一牟在上面，他像一个雷锋似的解答网友的疑惑，文化、艺术、摄影他几乎是百问不倒，令人刮目相看。一打听，一牟真的是老师，毕业于名校一流专业，而且当大学老师已经有些年头了。

再次见面对面坐到一起，我对一牟恭敬之余有些疼惜，你你你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干嘛弄得像农民工一样？一牟说哈哈，我在车站码头常常被人拦下检查要求出示身份证，长得太像拉登了，连警犬都喜欢围着我转圈。有一次穿过个地下通道，几个戴红袖章的非要检查我的双肩包不可。检查就检查呗，可是当我打开包，一大堆考卷滑出来以后，他们都傻眼了，炸弹、毒品都没有，你可没事背包考卷干嘛！呵呵呵……

一个学校有校风，班级有班风，弄堂网站的弄风便是大智若愚、一起聚餐，AA 制，谁都对数字



网下连线

属于真正上海滩。一牟上课认真负责，写光 6 支粉笔下课，他脾气似乎也很好，对学生和和气气，年轻人嘛，早晨睡懒觉，上课带早点来吃，吃就吃了，不要弄出大声响。还要考究，带刚出锅腾腾生煎馒头进教室啊？么各，米醋就不要蘸了好戏？同学，我在上面讲课，也要分心的呀！

一牟又好玩又有用，我常在网上和他交流，多半是请教他查起来比较麻烦的知识点，有时是借他的脑袋，请他判断人和事。一牟的理解力惊人，搜索功夫厉害，态度和蔼可亲，表扬他是万宝全书，他不好意思，给出一个害羞的表情。对了，他还很会烧菜，真正的上海好男人！

就在刚才，这个家里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争吵。

薇薇，就是我的那个小外孙女就要上学了。女儿的意思要把薇薇送到区中心小学去，理由是那是一所本地区教学质量最棒的学校。女婿说：“饶了我吧，小嫻。”小嫻就是我女儿，他说：“饶了我吧，小嫻，就让我多睡一会儿吧，我可不去送薇薇上学。再说了，小学有什么教学质量！”女儿就把目光转向我们。这事儿我跟小嫻爸爸商量过了，觉得中心小学离这里虽然不远，可是没有直接的公共汽车能到，对我们来说接送薇薇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所以我回答女儿：“我们也不赞成把薇薇送到中心小学去。”

我那犟脾气的儿子马上翻了脸：“那我就要考虑把这里的房子卖掉，去中心小学附近重新买一套。”我最害怕的问题小嫻她还是提了出来。

小嫻小的时候，我跟她爸爸是一家旅游公司的骨干。我们可以不跟团的，可是，我喜欢玩呐，跟上旅行团可以国内国外到处跑，还省了家里一摊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烦恼事，何乐不为？我跟小嫻爸爸一商量，就把小嫻托付给婆婆，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小嫻不是一点一点地长大的，而是一段一段长大的。

那次，我跟小嫻的爸爸外出了好长一段时间回家后正逢旅游淡季，我们俩把小嫻接回家打算好好疼疼她，可接回小嫻的当天，就有同事送过来两张音乐会的票子。再把小嫻送回到婆婆那里，肯定是不合适的，割舍音乐会？又实在不甘心，想来想去，就早早地带小嫻出去吃了一顿她喜欢的晚饭把她锁在了家里。哪里想到，她被迫自己吓破了胆，我们听完了音乐会回家，才踏上楼梯就听见了小嫻凄厉的哭声。

我从没有想过这些往事会伤害小嫻，意识到也是在小嫻打算结婚的那会儿。我跟小嫻的爸爸不是旅游公司的骨干吗？为公司挣了不少钱，所以公司奖励了我们一套三房一厅的大房子。小嫻结婚完全可以跟我们一起住，可是，她说什么也不愿意，还借口小黄我那女婿不愿意。于是，小两口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小房子，还向银行借了好几万块钱。

我们是在薇薇出生半年以后退休的。让我们惶恐的是，一退休我们的工资急速缩水，日子比我们想象中难捱，时间难以打发掉。我跟小嫻爸爸商量就搬到小嫻家去帮他们带薇薇吧。出人意料的是，小嫻根本不理我们的茬！是我们错了，我们不该在自己年轻的时候把小嫻丢到一边不管不顾，我们现在来弥补吧。于是我们决定把公司奖励给我们的那套大房子卖掉到小嫻家附近买一套小一点的，附近到什么程度？从小嫻家端一碗刚出锅的汤到我们家，那汤还是热乎的，我管那距离叫一碗汤的距离。市中心的房价贵呀，小嫻毕竟是我們女儿嘛，她姑贴了我们 10 万块钱。从那以后，我们一早起来锻炼身体，顺道买了小嫻他们夫妇的早饭和小菜就去小嫻家，他们去上班后我们就把薇薇送到幼儿园，然后打扫打扫房子准备准备饭菜，到了晚上小嫻他们回家全家一道吃了晚饭我们就回家。

这一碗汤的距离让我们的日子丰富而又忙碌起来，很好。哪里想到生出薇薇上学的事端，吵过以后，小嫻不要我们送薇薇了。现在，偌大的房子里只剩下我跟小嫻爸爸了。我只能忍受一碗汤的距离，小嫻爸爸，要不接送薇薇上学的事，我们就包了？

犯糊涂，老皮皮就不用说了，连大学里教人家数学的一牟都做不出加减乘除，垫出去拿回来轧不平账目，害我大喝一声，都什么人呀！

一牟对旧上海一片深情，十几年前摄影技术已经很好了，曾经踏遍上海角落拍下很多黑白照片，对胶片的热爱和执着使他直到今天还用传统相机和黑白胶片，他自己洗印，出来的效果就是老派绅士，没说的，不用油头粉面，不用机车、落弹、斯迪克，骨子里的老克勒才属于真正上海滩。

一牟上课认真负责，写光 6 支粉笔下课，他脾气似乎也很好，对学生和和气气，年轻人嘛，早晨睡懒觉，上课带早点来吃，吃就吃了，不要弄出大声响。还要考究，带刚出锅腾腾生煎馒头进教室啊？么各，米醋就不要蘸了好戏？同学，我在上面讲课，也要分心的呀！

一牟又好玩又有用，我常在网上和他交流，多半是请教他查起来比较麻烦的知识点，有时是借他的脑袋，请他判断人和事。一牟的理解力惊人，搜索功夫厉害，态度和蔼可亲，表扬他是万宝全书，他不好意思，给出一个害羞的表情。对了，他还很会烧菜，真正的上海好男人！

只能忍受一碗汤的距离

我是妈妈

吴玫